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五

策

治體

人主當立國體大臣當定國是國體之不立天下皆可慮之事國是之不定天下皆可醜之言昔之人有立國體者堯舜純乎中三代純乎仁寬則為漢之文帝嚴則為漢之宣帝仁義刑罰二說互進決擇一審而立見其效者則唐之太宗是已姑不論其治體之粹駁要皆能以身把握天下之勢而非泛然無所操

者者之人有定國是者伊周以道運天下管仲以術  
用其國商鞅以刑相其君嚴刑輔治始終一魏相仁  
義告君終始一鄭公姑勿推其持論之是非要皆能  
以身主張天下之論而不搖於異議者君臣上下固  
回治道所執一定終其身不少變雖有新奇可喜之  
論驚世絕人之談皆不足以撼吾之所操不然朝文  
而暮質倏寬而驟猛循守之謀甫定而變更之說已詳  
持久之效未竟而速成之意已迫於中譬猶寒暑燥  
濕之未形諸方雜試以冀幸其一投之效若是則真

無術矣真無所標矣我藝祖以武定天下而民懷畏  
太宗以文守天下而民作新養之以仁而慶曆之治  
醇厲之以精而熙豐之政明崇觀以來紹述之論具  
紹興之初恢復之議起孝宗二十八年其始也以審  
机俟時為心故有振饒奮厲之說其後也以安靜和  
平為福故有含濡容貸之說凡此皆以立國體也自  
其始初擇術之時而終身之規模已定運精神于法  
官之中而扶國勢于泰山之上使人諫然聽命而不  
敢起動搖之心雜少不如意而不沮不挫牢執其說

而不置蓋一政之送一弊之生可以徐入吾之條理  
而不可以迂就吾之規模其豈無趨向之少偏要之  
國體立於上毅然者不可轉移者存未可與後之人  
主繁議趙韓寧使已負天下之謗誠不忍徇四方上  
書之言斲喪新造之規模王文正寧其受抑賢之名  
決不肯採新進少年之論搖動已安之天下此吳章  
蜀保異議以死守親征之策者寇公一人國勢危  
疑籍口衆口以身儼天下之安危者韓公一人熙豐  
執政確守新法雖元老大臣不能屈其喙紹興柄臣

堅執和議至擯逐朝臣以自信其說死此皆以定國  
是也自其棄紳搢笏之時唯諾廊廟而精神風采聳  
動一世彼已心服而莫敢議矣然後出為國論以身  
守之戶庭愈峻高鑄愈密天下之持異論以至者橫  
徨四顧求入而不得則沮縮退斂斂衽而去其間  
豈無見識之少差要之固是定于上此立于群議之  
衝未可與後之大臣通論當其時無一事之不舉一  
弊之未除一民一物之不得其理者亦於君臣毅然  
有守中得之今天下所共患若者固非一端而愚之

隱憂則異焉民力之內感國賦之日迫是寬恤之而已  
違備之鹵莽武夫之培克是振勵之而已官吏苟  
且而各器太濫不濫則清矣人情文具而法守太弛  
不弛則戾矣是未離國事耳非其所深憂也國事之  
不理此四肢之病也其為證也見易而所以救之者  
易為力顧其受病之深而不可測知者國體猶豫而  
不立國是翔翔議而身犯之者有數十年成之而一  
朝壞之者意者下之人求無過而不求有功欲任責  
而不能任謗耶是則無國是矣數十年間九重宵旰

之思慮廟堂道揆之圖回薄海內外凜凜向化側聽  
久矣而茫然未有覩焉君子以意而度朝廷謂其必  
有說而吾或未之見然不免于憂小人惜于是非而  
不知所適從則謹然而交議國事之不立非真不可  
復立也後以朝廷之上議論相持之故而遂迂<sub>迂</sub>日  
月以至于今尔捐租薄歛民痛方定而國之虛大可  
慮推肌剔髓國計稍紓而民之瘠不忍聞理財之議  
自為異同吾將誰聽國體一立國是一定則無是矣  
督責將帥朝論方聞則狼<sub>或</sub>而相驚戒戾邊備詔墨未

乾而兒戲者自若治兵之議互相傾覆使人孰信國  
體一立國是一定則無是矣官吏苟且而充斥國家  
之名器休之則招衣冠咸怨之憂不汰則沸車載斗  
量之謹文具相蒙而委棄朝廷之法守繩之則有勝  
誅之患不繩則積簿書欺謾之罪官法之議彼此紛  
紛後亂人意釐革之說議者難之國體一立國是一  
定則難者易矣不然則九重無已成之治體而傾險  
小人將得以乘隙抵巇陰獻已私以合上意而功利  
之說售矣廟堂無素定之成謀而一介草茅皆得以

瞋目抵掌妄論時事以震動朝廷而是非之見踳矣  
若是尚謂國有人乎然而雖欲勿造如之何而勿造  
也愚切有志當世之故而太息謀國之踈以為上非  
無植立治體之意下非無主盟國論之意而皆未得  
其定尔果定矣不以異議搖不以群疑阻不以小不  
便廢君臣之間相與固守而不變則財可豐也兵可強  
也官法可以次舉也不然立國規模迄未有成相頤  
咨嗟虛老歲月耳雖然今之國體與國是果安在乎愚  
敢終言之前輩曰天下有弱勢吾則有強術天下有

強勢吾則有弱術今之國勢不敢謂之強矣謀國者亦知所常用之術乎若朝廷設論相持未決之時愚謂借是以敵果知之矣惟君相勉之愚非敢逆為危論以竦動執事之聽願方自獻於衡鑑之下焉敢文之以為欺

樂律

右者有樂之理而後有樂之器後世之樂器而已矣論樂理則造樂之法甚簡而易傳論樂器則毫釐纖悉皆合可也一有不合去理遠矣樂之亡久矣非在

今世也器數之日備制作之日詳樂何以能亡也吁此樂之所以滋亡而不反也樂者天地之理也雷奮於豫有樂之象而未著也蟲鳴螽躍有樂之情而未宣也蕢桴土鼓有樂之用而未文也聖人以為聲無形而理無所寄取而寓之器非聖人之得已也求及於器而樂始窮蓋天無懷之世而樂之理始露唐虞之世而樂之理益泄三代之世而樂之理始盡吐而無所秘當時制器大抵自律呂始其法簡而易信明而有證理存於器非器之所能拘入春秋而益微

矣。豈執磬襄以入于海，蓋古者樂器散失，垂盡矣。器之存與亡，而理則無害也。自沒世不見先王之全器，尋其理而不得，而求詳於器理，遂隱矣。嗟乎！王道微而功化淺，小雅廢而鄭詩作，人心純和之氣，冲乎其甚微，泊乎其甚危，而入於耳者，蕩之接於目者，奪之而胸中本然之樂，與之俱往而不自知。秦能焚滅樂書，烏能亡樂之理哉！自諸儒議論之繁，制作之詳，而樂益亡于此，蓋奪世不知有樂理，尚何貴制氏之不知其義，彼所謂紀能其鍾鐸者，又豈真得其節奏哉！漢

十九章作者相如，唐十二和作者孝孫，馳鄭聲作女樂者，尔非有和順積中者，其知樂之理為何物而乃使此曹制作盛典，樂亦不幸。紮下是而儒者之論，與或分之，以八音或旋之，以七調為六十律，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乎八聲數，則詳矣。如理何或較之，以水尺或得之，以玉尺，或代之以竹，準著以玉鍾，鳴以笛，律與夫輪扇二十四，木索二十五，器則多變矣。如理何制是器者，非京房荀勗而誰，非何妥信都芳鄭譯而誰，知其器者，尔理非數子所共聞也。



不知樂之始作其意謂何果止於為律耶則伶倫后  
夔之智曾京房荀勗等輩之不若也吾觀京房以準  
代律而後乎是者張光不知準之為意豈其隔世而  
生二子不得以交臂相語耶鄭譯作七調十二律而  
同其時者何安力詆其非豈其更相嫉忌而無人平  
心之論耶世無聖賢數子者以臆為樂訾毀不足怪  
也尤大可疑者本朝司馬溫公范蜀公當世大儒也  
合席論道非異世也相與如昵無嫉心也而鍾律一  
說往復論難沒二公之蓋而不協故嘗合十載諸儒

之論如聚訟無證之庭后夔已死曲直誰聽今所存  
者案牘山積承平之人執一說守死不易雖二公之  
異不能使之同母惑數子之紛々也嗟乎今之樂由  
古之樂也古之武夫賤隸愚婦童子皆可以通知至  
人作樂之深意今海內之大知樂者幾細民不與焉  
儒者亦不與焉向有一二人弊精神改方冊蕪尺寸  
之長短計參合之多寡閉戶而受之毫髮不差出而  
語之人動輒牴牾其深相信者獨心與口尔有不能  
以諭其徒况欲語以當世乎况欲以感天地動鬼神

乎嘗謂三代而上太和猶在人心尚德樂乃情性中  
物閭閻細民其視管絃絲竹之屬與日用飲食而無  
所輕重不待曉之而後知春秋而降五嶽氣裂天有  
不全樂之正者日淳樂之淳者日漓太朴潰散人情  
机巧鄭衛迭唱正声餘幾閭巷鄙俚之音上下傳習  
熏塞宇宙真足以動盪情性流通血脉雖古之雅樂  
之入人恐不如是之深也儒者憤俗聽之聾聵相與  
模倣古人之形器節文而奏之強而使之聽而寂寥  
淡薄不足悅人意為者勞矣听者倦矣則又相與咨

嗟嘆息曰安得古人之器數而盡用之庶其有當人  
心乎不知器數可見也人心已與世日隔矣雖虞韶  
未亡而笙鏞祝敔節制具在也試取而奏之鳳可儀  
乎獸可舞乎雖殷樂未亡其執鼓管磬織悉可愛也  
試取而奏之祖考可格乎鬼神可感乎一黍二米古  
人難得之瑞今復有之持此可以起數乎嶰谷之管  
其竅厚而均者今復得之執此以推律乎雲和之  
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一一呈露乎吾前而又得列  
向所校古樂書二十三篇以按之而又得石曼之倫

心典之師曠之聰以聰之然則古樂其盡在茲乎吁  
無古人之時用古人之器在而樂狃矣世儒談樂  
者腐矣未有真知樂者寥々十歲知音幾人讀馬遷  
律書其書不言律而言兵及其述偃兵之效則曰人  
民和樂噫此真作樂者之本意歟不待器數而樂在  
其中矣故曰真知樂者不言樂

經疑

經可疑乎司馬溫公胡為而有讀易未識卦爻又謂  
十翼非夫子作之譏經不可疑乎揚龜山胡為而有

讀書必有所疑然後有益之語愚嘗合二公之言質  
之於心讀聖人之經者固當有敬心不當有疑心然  
理義有而未安於我心不能無窒礙者姑置之不疑  
而借畏聖言之語以自解是則失龜山之意蛙鳴蟬  
噪妄生穿鑿信口耳之末學執訓詁以疑經是則犯  
溫公之戒二公豈欺我哉學者試長思之而後知二  
公立言非固相異其為訓吾黨均也且血流標杵非  
王者事古無此疑々之自孟子始而後世靡然從之  
伯益之死實啟誅之古無此疑々之自我始而後世

訟言攻之疑一也而得失相懸如此然則後之有志  
聖賢者當以理控事求當人情如孟子之疑不當叙  
為新論輕駭俗聽如知幾之疑如此則執事所詢之  
疑愚皆可以類剖矣關雎鹿鳴為文王之詩信矣或  
以為作於周哀吾無取也述后德宴嘉賓此豈周哀  
事乎七月東山入之豳風宜矣或以為周公所作當  
繫於魯毋信可也豳言王業之本此豈魯一國事乎  
書斷自唐虞此垂世立法之意而義黃之事聖人以  
為不可使之無見而附于易而何必議其不獲載於

書係秦魯於周末此開後世與人以為善之意故雖列國  
之事聖人以為可以俎豆於帝王之列而無甚愧而  
何必訾其不當係於書重卦自文王始或曰取離取  
其在昔有之不知上世已有易之理文王特取而重  
之耳不然演易美里者非文王而誰春秋實本魯史  
或曰子夏得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不知寶書之  
名前此何據然則叙此論者非何休而誰周禮非周  
公之書乎而封國征役之制與他書異禮記非夫子  
之言乎而儒行一篇有豪士節此特漢儒駁雜之論

未可執之以為全非聖人之書也嗟夫杏壇寂寞槐  
市荒蕪華門圭竇之士去聖久遠恨不得以身周旋  
其間親見聖人而質之而乃獨抱遺經於千載之不  
微辭與義之幽深脫簡殘文之牴牾則當平心以解  
之而不敢為新奇當精義以思之而不敢為鹵莽當  
參攷諸儒以決之而不敢為相攻要之求不戾聖人  
之意而已故曰惟知之君子而後精於察六經之疑  
惟自信之君子而後確於斷六經之疑愚雖未能而  
窮有志於斯者有身矣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六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六

廣西按察司按察使族孫良永校

廣東布政司右叅政族孫良節編

策問

延平人才

問延平山川秀出七閩其英偉雄傑之氣物之所不能得者而人才產焉寶氣之精盤礴於此區儲英曠靈蓋千百年而稽之前史未聞有以姓名通上國者以為遠而不能自達耶則曲江九齡日南公輔不加

乙

近也史稱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才  
秀民不肯北宦豈其懷才抱藝沉伏而不出耶常哀  
使閩延見諸生誦書作文閩士有相踵擢第者而此  
邦無聞五季間有魏唐五經者始教授其徒入知嚮  
學是則此邦士風之朴久矣國家詩書之教洋溢海  
圻矧衣冠禮樂號為中州此固逢掖章甫之後洗濯  
自見之秋雖欲勿用明時其舍諸載攷國志自太平  
興國以迄于今垂三百年矣才偉人磊落層出援引  
傳說取重淳夫王端字道源學師荀孟見知國南廖

執象則講學中未嘗無人也古文二軸古靈稱賞危

迪簡迪道即試策翰苑東坡擊節廖正一則文章中

未嘗無人也有耿介自守不肯訪金陵於私舍者積林

有調官闕下以嘗被趙清獻之薦不肯一謁者危迪

簡其靜退為何如有抱忠履正不登蔡氏之門者剛廖

有不竄章表寧啡章子厚之意者鄧棊字元亨其志

尚為何如茂才異等存詔應選龔茂君美詞學兼茂

棣萼相輝曾輔字戴德力學屬文以賢良薦張弼字

養高博學以隱逸召吳儀字國華臚傳者唱盛事也

出冕旒之親擢者為尤榮黃裳舍選賜第常格也被

殿陛之宣諭者未易淨葉唐稷進詩規諷召對便殿

鄧采非出於布衣乎正色言路抵排王氏陳誦幾叟

非授於特科乎又况掄亞相望於百餘年間異人輩

出方與而未艾也夫向者皆安在而今乃傾困倒廩

羅列而並進耶其顯伏盛衰亦自有時耶其間有優

劣醇疵可議乎否也雖然有一國之善士歎天下之

善猶未以為足也則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

者與起獨無若人乎龜山先生以道學名祭明伊洛

之蘊抽閑啓鑰為世指南了齋先生以氣節著指斥

姦臣之惡流離羈縶窮濱死不屈夷狄聞其名不獨中

國也千載慕其風不獨當世也最爾山郡而百世師

出焉不知天地之間氣沉積勃鬱者幾百年而後生

斯人也視前諸公殆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者五

行而已山川猶昔風景不殊龜山之道傳之豫章又

傳之孝氏今則屬之誰與了翁之節墜於其子今則

有其志者誰歆負冠方屨閤然庠序源流相接不可

厚誣以無人將涵養之未歆或韜藏而自將歆否則



窮遯乎堪巖丘壑之下而不肯自見於城廂歎然二  
先生亦嘗自科奉中來學校豈不足以挽之歟將廣  
搜博訪而求之以而聞知欣嘗怪了齋責沈一篇以  
不識明道為寡陋之愧猶有可誣典龜山生同時居  
同郡流謫合浦始通書問蓋晚而相知窮意人物參  
錯雖其徒不能自知而使其入境問賢者又何從而  
知之元祐間了齋里居薦二吳于郡侯田境內有二  
賢士 吳熙字李明 吳儀字國華 郡侯釋菜之餘邀請講筵諸生列  
聽美以詩歌薦以遺逸真一時偉事也今賢侯崇重

學校搜訪人才時無了齋其薦達亦可信乎既得其  
人亦可延置學校以為諸生勸乎亦可以薦于朝乎  
諸君有志前修久矣將何擇焉毋荒于嬉毋毀于隨  
挺然自拔于流俗矣則學校之光也晏元獻出判  
西京范文正攝教西監晏公問以人物范以二奉于  
對則富文忠張文定也問卷之頃四相萃焉猗歟盛  
哉賢侯將有問焉則何以對諸君其勉之

武舉

問國家武舉之科視前世為尤備然嘗疑之文武並

用文武相配漢之事也今三年大比群試天府而登  
名仕版僅及文科十之一殆輕之歟武貢與明經同  
行鄉試奉送于部唐之制也今雖文士鄉奉計偕而  
武進徑造兵部崎嶇往還殆艱之歟其試之也先觀  
騎射後考文義則於武畧也似而先其攷之也智畧  
為上勇力次之則於文藝也又非而後其先後之序  
安在絕倫者豈非取其力之過人歟而文不及格輒  
又報罷既責之以膂力乃使俛首習為童子文可乎  
平等者豈非力之不足而兼采其謀畧歟而文采稍

劣雖智無取縱橫變態之文而律之以程式可乎昔  
人有能挽二石而不識一丁字今之力能挽弓者  
而不習文字可以充賦否昔人有通古今書而不穿  
札不跨馬今之通兵書者不穿札不跨馬可以預選  
否老蘇又謂弓馬不通麗力試策亦為無用是二者  
俱可廢歟 國初名將散出多塗是猶曰科目未備  
也中世削平寇盜中興恢復之業名臣宿將勲業赫  
奕或出於將家者有之或拔於校伍者有之其自武  
舉中出者幾人比年武舉之議論風來大勝於前頃

者羽檄交馳真才錯落其出於武科者誰歟豈非科  
目殆為平世之規而臨變制敵則他人欣然觀唐  
會要以軍謀之遠為制科而控捍全蜀崔圓出焉以  
長槩善射為平進而再造王室子儀出焉前世武奉  
不可謂無其人而謂今無之可乎諸君抱負韜畧非  
徒曰學校養教姑應故常而已將以試于有用蓋各  
言尔志

宗室廩祿

問國家親睦九族超越前世遠甚彼其親之也則連

城跨邑幾半天下而奢僭生焉我朝分封諸王未嘗  
據有其地使之克志厲行自效于一官一職之間彼  
其抑之也則左官附益之律設甚者至乘牛車而旁  
悴出焉我朝屬無親踈悉廩之官使不至如子弟匹  
夫而已其處之得其法愛之盡其恩蓋兩得之帝王  
示天下以公不欲厚私其親使之不得多殖田宅以  
自豐而公族之賢者皆恪守家法清修自好唯仰給  
於公願猶有可念者孤遺之請所以示優恤也今諸  
州給支費不按月貧者至有指未請之俸而稱貸出

息焉養廉之俸所以為需次計也今諸郡拘以定額  
有戎期也及竟不露請者岳祠之廩隨汪隨給今也  
授關之浚動三四年不免起俟河之歎宗女出適例  
有資給今居于外者年才及笄慮其糜蠹驅之使出  
所謂資給得者寧哉郡國豈欲以刻核之政而施之  
天屬之親哉蓋因初支屬未繁悉聚京師熙寧以來  
分散州縣駸々至今枝葉繁茂以千萬計亦可謂盛  
矣困於供億在在皆然亦可謂難矣後將有倍於此  
何以支吾翳欲使宗屬無匱乏之歎而州郡不見供

饋之勞權二者之中夫豈無說諸君世廩縣官亦當  
合彼此而參論毋曰郡計之贏縮非所知也

### 孫英兵法

問孫吳以著畫而後之言兵者宗焉竒正分合之情  
開闔翕張之變盡于此書觀之者惟恐其不能用之  
之者未必其皆有合之者未必其皆有驗雖深信  
夫孫吳者不能不自疑也其言曰動之以義太足以  
戰然三軍編素之舉者以義動矣而大敗於睢水其  
又曰四鄰之助避之勿擊然六國百萬之軍仰關攻

秦者其助多矣秦不避而取勝曰師師勿過也然殺  
陵之戰正馬不返非過其歸路而勝之乎曰勞寇勿  
迫也然埃下之圍追騎深入非迫其窮而得之乎曰  
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久則挫銳然吳楚挑戰堅壁  
不出進兵討羗踰歲不動儻以持久挫銳為戒則條  
侯何以破七國管國何以剪先零曰百里趨利必蹶  
上將軍然夜半入蔡馳三百里常陽長坂馳二百里  
儻以趨利蹶將為疑則李愬何以得蔡城蓋德何以  
據荊州欲戰近客無附於水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符

堅用此策命鐵騎引退而陣胡為而有淝水之奔視  
卒如鬼可赴深溪視卒如子可以共死李廣得此意  
飲食與士卒共而終身不能得匈奴之一勝化此皆  
孫吳之神机秘旨而將家之勝敗或與相友豈其書  
可觀而不可用欣然圍廬之敗武在其中九國之困  
起不能兵豈臨机制變雖二子亦不能自用其書歟  
諸君胸中甲兵將有得于筌蹄之外者敢問其所以  
得者何

漢唐錢幣鹽法

問漢唐有可論者規模制度也曰鹽幣曰錢法尤關  
邦計之虛實生民之休戚大抵更變多自輕而重自  
寬而密後淫蕩滿漢知所終矣漢去秦苛錢重難用  
更鑄始興又更於文帝至建元元狩而其法不一賈  
誼言縱鑄之弊賈山亦言之而吳鄧之錢而滿天下  
不可得而抑也何耶唐除隋亂錢制輕小更鑄于武  
德申禁於顯慶至乾封乾元而其令不一陸贄論錢  
重之弊齊抗亦論之而物價無常人力愈竭不可得  
而救也又何耶漢初山海之利未歸於天農自咸陽

孔僅桑弘羊幹鹽鉄而利析秋毫官典牢盆其直靡  
定鬻鹽私鑄記者日蕃矣何賢良學文之議不能勝  
桑弘羊安邊足用之言唐初鹽課之入皆隸於度支  
自第五琦劉晏李巽權鹽鐵而其法盡變鹽鉄價一  
增十倍於昔逮及三變民不能堪矣何常處厚韓愈  
之議孰可張平叔糶鹽富國之請是非當否抑亦  
可得而論耶雖然錢重而鹽貴漢唐之通患也歛散  
之權猶在官不而在民操縱之術猶在上而不在下  
且令告僭錢此一切之政尔而豪富匿財不敢慢武

帝之令禁錢出境亦甚迫之事也而州縣奉行不敢  
玩德宗之禁法固戾矣然公家雖贍而人心不可收  
商賈皆絕而錢禁不可恃其於利害孰緩孰急天下  
益貴宣帝減其價而民之困少舒江淮河申益貴順  
宗減其價而民之貧少裕意固善矣然終漢之世益  
鈇不能罷終唐之世益法不能寬其於本末孰得孰  
失願求其說

周禮疑

問周禮周之舊典禮經也其疑比他經特甚鄭衆按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還師在豐作周官謂為此官賈  
公彥以五年嘗成周六年制禮作樂謂為此禮所作  
果何時公豈不能身致太平何為自若思慮憂及來  
世作為此書以遺後世錄之論欵孟氏謂思兼三  
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其精神心術盡在  
是與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一厄也始王鮑滅詩  
書而搜求其籍燒之獨悉存厄也至漢而其書始出  
武帝不之信不以案之學官文一厄也三厄之餘所  
謂闕文者徃之於是失之欵所幸者未盡亡于世而

疑信者半也何休六國陰謀之詆林孝存噴亂不驗  
之排所非果何見唐太宗讀之則曰真聖作也王通  
歎制作之備則曰予載之上未有如周公者所是果  
何據折以吾後周之言夫子豈欺我哉王莽嘗沒之  
矣而有列肆并區之攫剝公嘗沒之矣而有青苗保  
甲之說豈繁密瑣碎必有公而後能行而後世不敢  
一嘗試與姑言是而論尤有可疑者什一是賦古制  
也而或十而一十而三二十而五用民不過三日古  
制也而豐年旬用三日幾十倍於前古不足稽歛風

之與也關市訖而不征而廛人有五布之歛澤梁無  
禁而玉府入獻人之征文王不足法歛酒誥之戒商  
民也曰勿庸殺之而掌戮則有搏戮之政無逸之戒  
成王也曰無滛于田而司馬致禽饁獸之法特加詳  
焉書典禮異經歛夫象之征所以重閑民之禁也而  
轉稷執事又以一賦任焉偽飾有禁所以杜後靡也  
而王之金玉玩好則有掌焉一經亦不徒同旨歛噫  
公之書能信于孔孟文中子而不能信于何休林孝  
存之說能行於周而不能行於王莽荆公之時能使



太宗之歎服而不能釋武帝之疑何歟疑之而輕議者行之而背馳者其為不知等耳於公何損本朝若儒不為不知公者復讐之事伊川疑之盟詛之設橫渠疑之歐陽公疑征役蘇黃門疑封建胡五峯疑宮闈豈其非公全書或有得以雜之歟諸公之疑其非者乃所以深信其是歟果然則公之心其能安於千載之下歟若是者皆難遁試討論焉

詩書疑

問孟子通經詩書尤長武成取二三策他則不足取

歟漢不盡信其言推此容猶有不足信者歟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所長殆在是歟因是有疑焉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帝皇以前無所援據歟則三皇之書周外史掌之三墳五典左史楚讀之何置而不載夫子刪詩獨始二南以夏商以前畜於歌詠歟則康衢有謠載虞有歌九叙五子迭歌於夏其可見者如此何畧而不收詩書述唐虞之際今於詩不多見面盡述於書何也成康沒而頌聲寢今康王之時無頌何也百篇之序無異論以作于夫子也而詩序之論至

今異同果誰為之也漢儒據書以言曰立功立事可  
以永年曰白魚入王舟周公曰漢哉今書無其辭而  
地平天成明德維馨等語書文俱存趙岐杜預以為  
逸何也春秋時奉頌人之詩而素以為絢之句不在  
舉棠棣之詩而偏其反之語不載曰趨以采芻曰狸  
首為節而二詩之辭又未之聞何也虞典可為之書  
而堯典亦繫之虞者何為節南山等語可謂變雅而  
鴻雁庭燎之美亦謂之變者何意詩書雅言講論舊  
矣幸索言之以祛所疑

二十六卷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二十七

策問

漢官制

問西漢近古創制立法必能參稽古意似無可議者  
今攷之官制未免有疑試與諸君論之太師太傅太  
保曰三公視周制孰愈然高后時復置太傅以王陵審食  
三公視周制孰愈然高后時復置太傅以王陵審食  
其為之哀帝時復置太師太保以孔光王舜為之既  
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又置太師太保則漢之

公不止於三耶三少謂之孤卿與六卿為九曰九卿  
周制也漢則以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  
正治粟內史少府為九卿視周制孰是然毋將隆為  
執金吾制詔稱隆位九卿王尊為京兆尹御史奏尊  
不宜備位九卿執金吾京兆尹皆稱卿則漢之卿不  
止於九耶加官之領兼謂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騎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或博士議郎則二  
府不兼加官明矣然魏相為御史大夫詔相給事中  
可以兼領加官朝分中外孟康謂大司馬左右前後

將軍侍中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  
百石為外朝則九卿不預中朝明矣然劉輔之獄中  
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  
夫谷永俱上書救輔光祿勳位九卿大中大夫又光  
祿之屬何以俱稱中朝丞相御史對稱兩府顏氏之  
說然也如四府辛慶忌五府辛湯何以有四府五  
府之別郡守秩二千石表之說然也如馮野王以中  
二千石秩守上郡黃霸以八百石居潁川何以有中  
二千石八百石之異大將軍兼錄尚書而丞相徒取

充位不幾於重將而輕相乎仕於侯國者下從左官  
之律不幾於重內而輕外乎天下郡國百有二置都  
尉九十西自隴西至五原凡十三郡置都尉二十有  
八自雲中至遼東凡九郡置都尉二十其餘郡國八  
十有一置都尉止四十有二則又置否之或異多寡  
之不等何也諸君淹貫史學稽之熟矣必有崇論宏  
議幸明以告

漢賦法

問漢之取民其色目至多而掌之則有大農少府其

後又有水衡都尉大農之官始為治粟內史不知是  
官之改與夫水衡之置其皆始於何時耶三者雖均  
理財職掌必異不知當時民所輸者孰為大農又孰  
為少府水衡耶攷之於史司農屬官有均輸水衡復  
有均輸之官何也少府為天子掌財文翁在蜀亦有  
少府何也所謂目色之多者田租之外有算賦口賦  
算賦口賦之外有踐更過更凡是數者取之於民為  
泉幾何輸之於官其將何用高帝五年之詔又賦民  
錢六十三以給獻費將別設科而取之歟抑以算賦

而為之也至於有市籍者有租無市籍者則以律占  
租侯國則有酎金佩將軍都尉二千石印則給軍費  
其取之也亦悉矣抑不知內史之有廩犧錢如蕭望  
之之在馮翊放散百餘萬又有北軍錢如公孫敬声  
之在征和中擅用千九百萬則當時為是二者之錢  
其孰輸之耶監鈇推酤之入其屬之大司農郎少府  
耶昭帝時賢良文學之議願罷監鈇酒推均輸官當  
時從其議否耶願條陳之以觀諸君之蘊

本朝諸儒之學

問學有所承而聖門之教立聖人之道散見於諸儒  
卷問言語之間傳得其宗者孟軻氏而止耳韓愈氏  
而止耳荀爽楊則大醇而小疵者也國朝道統一正  
師儒輩出視昔為盛粵自柳仲塗以先秦之文唱天  
下尹公繼之歐文忠公又繼之而古作大振陳國南  
以先天之學授种明逸一傳而穆伯長再傳而李挺  
之又再傳而邵康節數學始有源穆伯長又以太極  
圖授周濂溪二程師之楊謝尹游輩其疏也性理之  
學廣矣安定之門如劉彝以善水利稱其他如錢如

孫如范間以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名世卒皆筌明體  
用之極致眉山之學雄偉博洽門人如六君子者從  
而光大之卓之為一時冠橫渠張氏狙狽石氏泰山  
孫氏典司馬氏劉氏或崇經學或闡理窟或以力行  
篤實為之唱承學者和之翕然大變矣夷而攷之自  
大道既隱扶持羽翼之功齊驅並駕誠未易窺涯涘  
然傳道者必著書或形于已見之自陳或寓於門人  
之紀錄其詳可得聞欵伊川與康節極論天地萬物之  
理至以數學授之則却而不從二程季太極圖於瀟

溪所以啓門人者畧不及太極圖一語康節謂我能  
物之則我為物之人蓋得之李挺之而程子深不然  
其說橫渠西銘之作伊川謂理一而分殊而楊龜山  
深辨其兼愛之患歐公論性非聖人所先而世謂其  
性分之内全無見據蘇公推書衡論之作或謂戰國  
縱橫之書或黨其書之季或反其師之說脈絡貫穿  
孰異孰同立朝行己之端正心治國之要精粗本末  
孰先孰後門入之所得何者為優宗孤之所傳何者  
為正攷先儒之格言發胸中之定見願相與折衷之

抑以觀諸君淵源之季

經疑

問昔夫子自衛及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習禮  
正樂又與群弟子疑難答問集其善言者號曰論語  
後世學者宗之以為五經之鑰匙六藝之樞<sub>統</sub>欲進  
道者又不可不以為階也近世名公鉅儒則有不然  
攬其篇章以為非聖人之書更其語句以為非聖人  
之言斷以臆見竊有疑焉試與評之且大易之書更  
三聖歷三古夫子從而繫之廣大悉備矣或者謂周

易非聖人之全書文言一篇其文斷而不屬乃漢世  
講師自為之言其果然乎周官之書制封建立井田  
法天地四時而脩之規模宏遠矣或有謂周禮非周  
公之全書有不可信者三<sub>卷</sub>秦漢諸儒之所損益其  
又果然乎書有洪範洛之所出也箕子陳之使彛倫  
攸叙明矣或有謂河圖洛書怪妄尤甚非有龜書出  
洛之事何也記之有儒行述孔子之言行也家語  
載之所以示後世明矣或有謂戰國時豪士高世之  
節多自誇大以搖其又何也至于魯論一書記孔子

之善言彰之可見有鈔更其言者則以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之言以為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可乎  
有變易其說者則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  
言以為子在齊聞韶音子在回何敢死之言以為子  
在回何敢先是乎非乎夫以二禮之書出於漢代謂  
其雜於漢儒是猶可也書易二經乃先秦古書一以  
卜筮免一以口傳授而論語又是群弟子之所親記  
者豈容有可指之疑乎而近世各公乃亦有是言者  
豈為欺世惑衆哉不然則經其可疑乎幸詳陳以祛

所惑

什一之法

問什一天下之中正百王不易之通法也三代之君  
所以隨時損益因世制變雖有不同而中正之法則  
相承而世守之初不可以一毫加損自春秋以來去  
古未遠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存書於經蓋訊其始  
變法也然嘗試考之杜氏於初稅畝則釋之曰公田  
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是以二  
倍取其民也至於作丘甲則又釋之曰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出甲士三人步卒十  
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以丘出之是魯以四倍取於民  
也蓋於蓋制田賦之用則釋之者又云丘賦之法因其田  
賦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  
是又增其一也然魯之復增其一即於作丘甲之外  
而復增之耶抑舍丘甲而復增之也若舍丘甲而復  
增之春秋作中軍舍中軍皆明書之而丘甲之舍何  
為魯訖謂作丘甲之外而復增其一是魯以五倍取  
民矣魯謂聖人之後秉禮之邦而肯為是耶設曰古

人之法不可施後之於後世其制愈壞其變愈亟其歛  
於民者愈重而不可復返也然漢高帝自矯秦人之  
弊什五而稅一至景帝之世復三十而稅一又何其  
益輕耶夫什一之法輕之則為貉重之則為桀魯之  
變法自什而二也又什而四也又什而五也而尚有  
年飢不足之歎未見其有餘漢之矯弊自什五而一  
也又三十而一也而海內富庶貫朽粟腐未見其不  
足則什一之法又何取哉夫可以行于三代不可行  
之於春秋不可施之於春秋者乃可施之於漢何耶

不然則春秋之所書杜氏之所釋典夫班孟堅之所  
紀其輕重異同如此豈無至當之論幸詳言之

詩

問古詩三千餘篇仲尼取而被之鉉歌以求合乎韶  
武之音去其不合者所存者三百五篇而已此司馬  
遷之說也孔穎達乃以為傳記所存逸詩絕少史記  
所言蓋遷之謬歐陽氏又謂以國攷之宜不啻三千  
篇夫詩孔子之所刪也三儒異同如此孰是孰非風  
雅頌一定之體也今降王為風則王之號若何而可

黜進魯於頌則魯之僭若何而可略也邶鄘衛一國  
之音也而係於三國七月公劉一時之事也而列之  
於風雅或分或合何者為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何  
以與於貧而樂富而好礼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餉兮又何預於禮後曾子作孝經及於詩者十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啓手足之際不忘也子思中庸一  
篇傳道之命脉也及於詩亦十有五且以德輔如毛  
無聲無臭等語歸諸中庸之妙下至春秋之世列國  
相與聘享又多賦詩取義詩出於小夫賤隸之言而

後之明道習礼者率於此啓悟發之机然則篇目之  
多寡辨章之次第播之声歌形之各向抑可得而詳  
欽敬問

律呂

問律呂之與尚矣自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  
吹之以為律本起於黃鍾終於中呂而十有二律定  
矣後世推相生之法為六十律又有因而六之為三  
百六十何其煩也且求声者以律造律者以黍累黍  
成尺達於掩量四者既同而後声必至声至而後樂

可作然尺管之數浸失故制而知求尺管者復不以  
掩量參校何其戾也有作準以定數者有聚灰以候  
氣者有更為之通制為十二笛者其祖襲果有人乎  
有以玉為之者有以竹為之者有以銅為之者其製  
創亦有人乎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六律或謂之六始  
六呂亦謂之六同六間或以函鍾為林鍾或以環鍾  
為夾鍾以小呂為仲呂又總謂之十二律其五名為  
孰善均黃鍾也宣養六氣典氣潛於子者有異昔均  
大呂也助陽宣物典未發萬物者有異論以至餘律

亦皆牴牾不合其取象為孰當自黃鍾至無射陽下  
生陰自林鍾至中呂陰上生陽班史載之詳矣鄭氏  
以蕤賓三律為上生以大呂三律為下生其相生之  
法亦可推乎黃鍾建子而辰在星紀大呂建丑而辰  
在元枵既以配十二辰矣復以六律配乾六爻以六  
呂配坤六爻其相配之法亦可考乎以至用之聽軍  
聲則何以察吉凶用之格神示則何以取三宮夫一  
物不知君子恥之矧聲律之用而以占盛衰理亂之  
大者顧可畧而弗講歟願條陳之以祛所惑

荆襄兩淮

問據中興之正統用天下之偏勢天運地氣抑遏不  
遂識者病此久矣歷稽往牒極論形勢河南不為晉  
土則典午之形削淮北盡撤戍備則南唐之勢孤右  
之英雄豈不知善守者不當拘限閩之內歟蓋有欲  
之而不能非不欲也後世言孫氏者曰保有江左矣  
而築塢濡頭未嘗不備于江之外言褚首孔明者曰  
保有隴蜀矣而雜耕渭南曷嘗不用力於關之外不  
如是非特無以敏其所取而亦無以守其所當守

矣然繼之者屢屯淮南而吳以困遣戍隴西而蜀亦  
疲豈守之得失不專在是歟今天道好還孰掃中原  
曠焉南顧非全付我家之時乎東取齊西卷秦北復  
燕以尽天下之大勢既未敢輕論控長河四鎮扼童  
蓋二關以盡河南之守備亦未敢遽論理唐鄧以壯  
荆襄之籬落葺連泗蔡壽州以固兩淮之門戶此  
昔象用江左所耽視而不可得者今既有其地矣邊  
閩之臣又慨任其責矣而中外之論猶若未能皆同  
何歆愛惜根本者曰脩多則力分守散則形離紹興

間嘗盡得河南不旋踵而虜至其往轍可按也奮發  
事功者曰藩籬不全無以護堂奧襟袪不密無以燠  
肩背隆興初既割唐鄧海泗四郡任事者旋復悔之  
失策可鑒也今新復州郡借曰唐鄧家計暫有其緒  
而淮北十餘州在淮河包裹之內殆天之所相而人  
之所憑以為守者也土荒民殘倍勞區畫少運東南  
之力以佐其始亟圖耕屯之利以實其後果計筭之  
無遺雖暫費而奚害或謂邊氓未蘇也曷不遺其力  
以經理淮襄乎或謂邊地也今裏地也經理新復者非

為護內計乎二說將孰從盡舊境而守量吾力所能  
為善矣今新附之豪擁衆錯居驅而絕之寧保無他  
將如昔人之得地不取而投其民以歸歛抑羈縻其  
豪傑使之自為守歛界分定則規模立議論齊則心  
力協宏展拓之漸而毋局小用計利害之實而毋慕  
虛名此今之關係最大者願聞萬全之策

問用兵

丙申公試

問兵以不用為強財以不積為富先儒論本朝之治  
體然矣中興後諸儒奏說乃曰各勝相望而幹畧未

優文治可觀而武積未振指為治體之未備又曰有  
弱勢無戰功豈更涉變故而後知乎嘗因其言而歷  
攷之矣南征北伐所向無前而太原黑子之地冒苗  
不取混一區夏悉歸賊方而幽州破竹之勢冒為遽  
止景德極盛之時也澶淵一警諸人奚遽有江蜀之  
請有進尺無退寸廟論賢於長城矣自詭却虜竊咲  
賦詩請守衝要不願探籌非無勇將何莫收邀擊之  
功慶曆太平之世也夏悍遠傲或者奚遽有城汴京  
之請胸中百萬甲兵重臣隱若敵國矣詩書宿將既

入三川鉄面相公常控邊塞非無良帥何莫秦一捷  
之功所謂功者洮河之開偉矣其視建朔方置玉門  
何如鬼章之擒吐矣其視翦樓蘭縛頡利者何如文  
雅遠軼於三代事功不及于漢唐或曰柄權歸一邊  
方數易伸縮不自由治國之法度太密也宜其弱然  
曩收諸鎮極費幹運若之何復縱或曰山前久陷長  
城藩籬與虜共之立國之地形未全也宜其弱然後  
來復燕遂成大悔若之何輕議故雖以全盛昌熾之  
時常凜然有戎馬在郊之憂有利必有害事固有當

推輕重者儒者太息以為中國之患必出二虜而事  
其所以失者東北之小夷耳事固有難料度者矣吳  
間閩造國甚著者有十三戰功殆迫而後見乎畫吳  
楚蜀外不敢望中原一塊土稍越繩墨曰名聞邊寧  
受豪傑千載之咲不敢使金甌有欠闕之處開禧輕  
舉其收<sup>而能</sup>拾者非督府得入乎今金亡無可報之怨韓  
虜將自絕于天三陲生聚蜀堪斯擾向之守蜀在三  
關今縮而至吳沔極矣若又縮而入如屏蔽太薄何  
向之制閩在江陵而襄州副之今大閩不容不還舊

矣而襄費葺復何向之兩淮聚重兵於要地今列郡  
皆城築矣設有緩急如備多力分何先朝舊規豈不  
當講或憂錯處之北軍然有宗公澤則盜賊皆可用  
否或憂颺去之北將然有告以刘昭榮之語我燕人  
也棄虜歸朝豈肯復背則其心可回否其大者則在  
將帥之得人使邊關自守其地自為家計自李公綱  
有此請范公宗尹繼之雖未敢盡倣藩鎮而前此分  
畫委任時出應變亦粗見效其說當討論否事迫矣  
非國人雍容緩帶之時乾淳崇獎武科用矯儒緩教  
育相承必有深識時治勢者若有司以空談問諸君  
以空談對今世所以非文也請推我朝所以有弱勢  
無戰功者何由與今日所以投突剗救急證者何先  
其索言毋畧





